



释江南丛书

听清泉水

江南文化理论

刘士林 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释江南丛书

风泉清听

江南文化理论

刘士林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刘士林等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释江南丛书)

ISBN 978-7-208-09198-6

I. ①风... II. ①刘... III. ①文化史—研究—华东地区 IV. ①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3120 号

责任编辑 苏贻鸣

美术编辑 杨德鸿

装帧设计 白浩哲 杨紫莘 蔡传生 应文玺

蔡新华 吕逸伦 徐秀庆 奚静

毛宇龙 徐耀民 周泉虎 杨新远

技术编辑 姜华生

· 释江南丛书 ·

风泉清听

——江南文化理论

刘士林 等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6 插页 2 字数 223,000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198-6/G·1351

定价 40.00 元

释 · 江 · 南 · 丛 · 书

编委会

总策划兼顾问：王仲伟

顾 问：夏晓梅

主 编：俞惠煜

副 主 编：刘士林

编委会成员：

居阅时	查清华	仲富兰	袁志平
杨森耀	苏贻鸣	胡晓明	梅新林
王卫平	何承伟	陈 江	刘世军
吕 敏	宋道胜	王建修	苏会华
徐普良	于晓芹	常咏梅	

特 别 鸣 谢

上 海 东 方 青 年 学 社
重 庆 长 庆 集 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上 海 秋 钰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神 源 企 业 有 限 公 司

对本丛书的慷慨资助

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现代文化艺术研究所
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总序

上海市现代管理研究中心现代文化艺术研究所与夏征农民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请我为他们合作进行的《江南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开发》课题成果之一、即将出版的“释江南丛书”作序，我写了下面一些文字。

一个词语——“江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牵动历史、感发人心、富于美好的召唤意味。从20世纪80年代起，江南研究就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中外史学界关于区域史研究的新趋向中，最有突出成就之一的即是江南研究；近代社会转型与传统变迁研究的重要课题中，江南研究已成为最有深度与力度的领域；新文化史关于下层民众与下层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开拓中，江南社会无疑也是其中富有成果、最具潜力的研究方向，而一系列新理论、新方法与新思想，也在江南研究中得到了不断深入的展现。人们越来越深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不仅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且丰富多样、彼此差异；讲述中国文化，不但不能满足于用西方的方法与理论来套，更不能局限于用现代人现代的眼光来套，也绝不能停留在用中国古代几个现成的思想与观念来套，应该深入到地域的历史细节、社会场景、文化脉络甚至人物心灵中去感知体认。人们也越来越多地理解到：江南不仅只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不仅只是一个经济上的概念，不仅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一个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区域，而

002

且更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一个深深涵盖了中国文化的丰富信息，在民俗、教育、艺术、美学、心理、政治、宗教等多方面具有浓度、深度与广度的文化概念。唯其如此，“江南”不止于“研究”、不止于学术的象牙塔、不止于传统，她面目清新，极富活力，延伸现代，广及民间，介入生活，化身为当代社会的话语与潮流、地域文明的遐思与梦语，艺术家的想象与创意，企业者的生产与广告，普通民众的享受与体验，城市文明的理想与召唤，当地居民的认同与情感，甚至文化中国的企想与建构等，这时，“江南”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名词，而成了一大人文风景，成了文化资源的符号，成了新的“想象的共同体”，成为连结着思想与物质、精英与民众、虚拟与真实、传统与现代，以及美与真、善的重要论域与整体视界。“江南”区别于其他地域，我们至少可以提到以下几点：首先，因为长江天堑的特殊地理环境，江南长期与北方中原文化相对峙，既有政治军事的，也有经济与文化的，其他地域，没有这么直接、强烈与长期。其次，除了中原之外，江南是历代建都最多的地域，成为历史上第二个政治中心的所在，具有天然的政治地缘优势，因此长期以来集中了大量的人才与资源，是无可争议的华夏文明积累最为丰厚的地区。再次，在长期的对立与交流中，江南内化、同化、深含了中原文化，同时也发育生长了自身的特性，既与千年传统为一体，又有新的格局。譬如说，以大河流域为界，中国的地域文化，黄河流域的深稳厚重，珠江流域的清新开放，长江流域的江南，则兼有二者的长处。

然而，关于江南更多、更丰富的思想意味与文化内涵，仍有待于现代人的深入发掘。清代诗人吴梅村曾经 003

有一句诗：“世间何物是江南？”如果说古人已经体会到这个概念的重要与复杂，那么我们今天来理解更具有意味深长的现代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江南”意味上，上海现代文化艺术研究所敏锐地感知了江南与中国文化、与中国当代有着更深细也更广阔的内在联系，他们组织了来自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历史博物馆、交通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各方面对江南文化研究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通过认真执著地检索历史资料，深入细致地实地、实物的调研，拿出了有理论、有实践、有传承、有前瞻、有创意、有见地的课题成果，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一套江南文化研究丛书，并经过长三角地区造诣很深、卓有成就的江南文化研究知名专家的评审，成就为现在这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出版的“释江南”丛书。经过检索，这套丛书，是迄今为止，在研究江南文化领域比较系统、比较全面、比较深入、比较前瞻的研究成果，为研究领域补充了相对比较真实详细的参考资料，也为对江南文化有兴趣的普通读者提供了比较有质量的读本。其中，《风泉清听——江南文化理论》提出一种特色鲜明的江南文化理论。正如作者所说，江南文化的诗性特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当下的江南研究主流话语为例，它们主要表现为以下形态：一是江南传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二是以经济史和社会史为重点的历史学研究，三是更加实用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尽管这些研究各有所长，也很重要，但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偏实证而轻人文”、“偏实用而轻审美”等倾向，作者明确提出，“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振衣千仞——江

南文化名人》从“遗民”、“山人”、“学人”、“红颜与帝子”等方面研究江南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把遗民归结为偏于“政治”的诗人政治家，把山人与学人概括为重在“审美”的诗人哲学家。这种划分类型突破了江南所谓“才子俊秀”、“白衣卿相”的主流人物模式，也贯穿了从诗性的视角理解江南的旨趣。而雨量充沛、气候潮湿、土地肥沃、河网纵横的地理环境，孕育了“饭稻羹鱼”、“桑麻遍野”、“粉墙黛瓦”、“舟楫代步”的江南民俗生活特色，形成了文化上表现的精细典雅，风俗上的清新宜人，江南工艺美术的秀美精致，长期的历史创造中，成就了委婉清丽的昆曲，甜美柔转的越剧、沪剧，珠圆玉润的评弹，唱出了细致、繁荣、感性的江南人的小康心境。云霓披霞的南京云锦、柔滑精美的苏杭丝绸、丝丝溢彩的苏州刺绣，渗透了江南女子柔美的气质。建筑、园林、雕刻反映江南人的智慧与灵巧……《水清土润——江南民俗》与《杏花春雨——江南文学与艺术》两部书，从下层与上层分别书写了江南文化创意的独特魅力和个性，更挖掘了江南文化背后的江南精神：好学善思、机智灵活的思维方式；与时俱进，融会贯通的文化态度；从容理性、开放兼容，敢为天下先的创造精神。这一切不仅是昨天的，而且是当下的，都可以在今天的江南城市与乡村生活中得到印证。最后，我们看到《繁枝有待——江南文化产业发展》更将此一套大书的眼光，从历史的回溯转而落脚于当下：宽厚包容的精神衍生出开放的文化心态，从而能够积极地应对全球化的文化挑战；重文尚柔的秉性，一方面促其谦让贵和、讲究诚信，从而与现代经济伦理相接通；另一方面也为文化产业注入了勃勃生机。至于江南生活的审美传统，更是江南文化

产业赖以开发汲取的源源不绝的源泉。江南之务实，使其不拘成法，锐意创新，与之一脉相承的进取与担当精神，加速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进程，促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江南文化历史悠久而又指向未来，从而成为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从《中庸》“南方之强”算起，“江南文化”已经有两千多年的时间了。透过这套丛书，我们分明可以看出，江南文化的双重身份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江南意识与认同是由中原意识而形成的，离不开中原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区别于中原意识而存在。一方面植根于故土传统，另一方面又变化于时代新意。她最中国，又最走出传统中国。江南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根据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跳出中原的局限，变革传统，打破成局，与时俱进地展开自身的文化创意。江南文化既有根源性的智慧、主体性的价值，又清新生动，有创造性、求新意的动力，这正是江南文化的特色所在。

我们看到一幅江南文化的大图景：从贫穷走向繁荣，从功利走向审美，从经济走向文化，从乡村走向城市，从累积走向开放，从对立、斗争、冲突走向和谐、人文、发展。这幅图景仍在活生生地继续着，未来中国，江南文化仍将是一个大的展示，是一个富有生机的创意。古人当初说：“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¹、天下“扬一益二”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³、“苏常熟，天下足”……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历代称赞江南的话语，正在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一种新背景中，获得新的生命。

006 江南文化精神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地方认同，而且正在成

为一种普遍的文化意义感，甚至连接着更大共同体的思想含义，是对于什么样的生活更好、更值得追求的现代主张。诗意与美学，生活与习俗，文化的个性与多样性，已经成为21世纪极其可贵的文明理想。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江南犹如一文化的深渊大藪，深深接纳了来自长江黄河两岸的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徽派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秦晋文化等，通过长时期的互相交流，冲突融合，在21世纪，最终在上海开埠后又与西方思想文化激荡冲突交融而成功对接。

因而，江南文化是开放的，她向着未来。

是为序。

王仲伟

2010年1月1日

1 韩愈《送陆歙州诗序》。

2 洪迈《容斋随笔》卷九，《唐扬州之盛》。

3 范成大《吴郡志》卷五〇，《杂志》。

前言 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在当下，江南研究越来越热，但其中有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江南区域的界定、江南文化的源头与精神，以及传统江南与当今长江三角洲的关系，却一直缺乏正面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因而这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界定与阐释，以期为江南文化研究提供基本的语境与参照。

一、以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江南区域概念

研究江南文化，首先要明确的是江南的地理范围。但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历史上不同的行政区划，致使江南在地理范围上屡有变化，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大体上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淮南的缘江部分，往南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边沿。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不妨借鉴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论，即“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研究商品，不是从有商品交换的古希腊开始，而是从商品经济走向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我们研究江南，也应从江南地区真正走向成熟形态的时代开始。尽管魏晋以后，由于北方与中原的人口、文化大量南移，使江南地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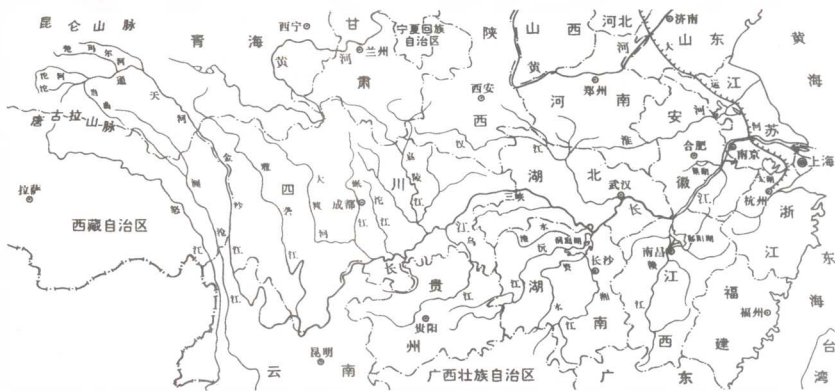
经济与文化上后来居上，但真正具有成熟形态的江南，是在中华帝国后期的明清两代。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南远远超过了中原与其他区域，同时也因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因而说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影响中华帝国的轴心，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据此，关于江南地区的界定，以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最为可靠。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在李伯重看来——

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这个地域范围，与凌介禧所说的太湖水系范围完全一致：“其南以浙江〔钱塘江〕为界，北以扬子江为界，西南天目绵亘广宣诸山为界，东界大海。”江海山峦，构成了一条天然的界限，把这八府一州与其毗邻的江北（即苏北）、皖南、浙南、浙东各地分开，这条界线内外的自然条件有明显差异。其内土地平衍而多河湖；其外则非是，或仅具其一而两者不能得兼。

这八府一州在地理上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同属一个水系——太湖水系，因而在自然与经济方面，内部联系极为紧密。太湖水系，古有三江五湖之称。实际上，严格地说，应当是一河二溪三江五湖。一河，即江南运河，北起镇江，南抵杭州，纵贯江南平原中心地域，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二溪，即太湖水系的上流和水源，在西北是荆溪，西南是苕溪。……荆溪、苕溪两水系，把太湖西部的宁、镇、常、湖、杭五府，与东部苏、松、嘉三府联系了起来。……一般都认为三江是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位于太湖东面的入海河流。这些河流情况变化很大，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只有黄浦江成为太湖东部的主要河流和太湖水出海的主干。当然，中小河

长江流域图



流仍然很多，形成了著名的江南平原水网，把太湖以东苏、松、嘉三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太湖上纳二溪之水，下通三江出海，形成了太湖水系的中心。太湖水系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流向。但江南运河则纵贯南北，将东流各河连贯起来，使江南水网更为完备。另外，应天（江宁）府的大部分地区本不属于太湖水系，但通过人工开挖的胥溪，亦与江南水网相接。说明这八府一州确实是一个由太湖水系紧密联系的整体。（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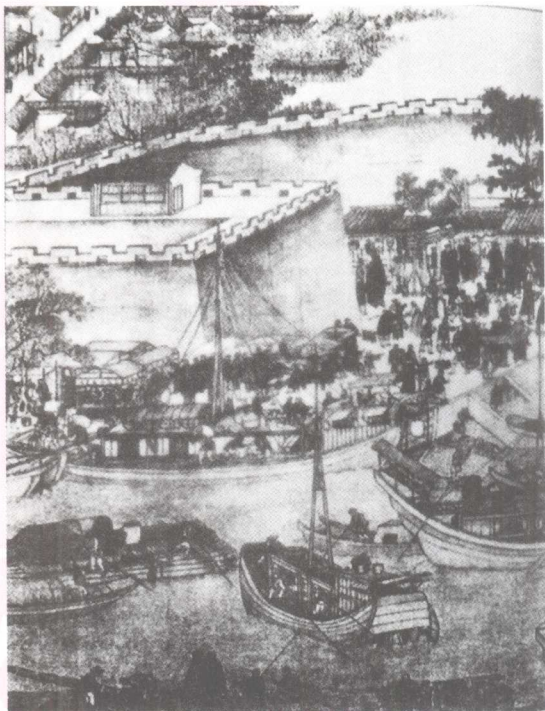
从成熟形态的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在历史上，尽管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江南地区在地理版图上时有变化，但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作为江南核心区却始终如一。同时，这一界定也与江南概念的历史演化相符合。根据相关学者的考辨，“江南”概念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是指“长江以南的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后者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从广义到狭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在先秦到西汉时期，“江南”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至东汉时期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概念的政治内涵比较突出，“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

中心的吴越地区”。因而在唐代以前，江南的主要意思是“江”之“南”，由于“江”在古代也可作其他河流的简称，因而江南还可指“浙江以南、汉水之南”。只是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

（景遐东：《唐前江南概念的演变与江南文化的形成》）由此可知，无论是作为逻辑上最高环节的江南成熟形态，还是作为历史上江南区域地理与地缘政治演化的结果，最终都指向了明清时代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

当然，“八府一州”说也不是没有问题，由于过于偏重古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这一界定有时也会显得机械和不够灵活，

特别是忽略了与其在商贸与文化方面联系密切的周边城市，如“江南十府说”中提到的宁波和绍兴。（马学强：《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还有尽管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上却联系十分密切的扬州和徽州，以及由于大运河和扬子江共同编织的更大水网而后来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群的南通等。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不妨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区”概念，将“八府一州”看作江南区域的核心区，而其他同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城市则可视为其“外延”部分或“漂移”现象。瑕不掩瑜，作为江南区域在历史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八府一州”不仅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范围，其在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也是很难被其他相关的地理单元“喧宾夺主”的。这是我们选择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作为江南区域界定的主要考虑。



清·徐扬绘《姑苏繁华图》之“阊门部分”，再现了苏州府的富庶

二、以长江文明为渊源、以诗性文化为本体的江南文化范畴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复杂的概念。关于文化的概念解释，至今已有160多种，一些主要说法之间的差别也相当明显。这是影响江南文化的界定与阐释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关于江南文化的认识上，学界常见的是“一分为三”，即从文化小传统的角度将之划分为“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这一划分尽管便于应用和描述，但由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基本原理可知，作为有机整体的江南文化必然大于“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不但大于它们中的每一部分，同时也大于三者相加之和，因而对三者的单体或共性研究决不等于江南文化研究。

一旦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取代江南文化，就直接遮蔽了江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与本质。但在某种

精雕细刻中品味吴文化



意义上，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研究取代江南文化研究，又恰恰是相关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与事实。与我们前面在界定江南范围时相似，要想在深层结构上解决界定江南文化的困难，首先也需要建立一个合法性的解释框架。这是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运用语言去描述和表现主观体验、解读与建构对象的存在，由于这一切都是通过语言这样一种特殊的实践工具进行的，因而要想按照一个对象自身的存在把它阐释出来，使之进入澄明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所使用的代码、语境以及话语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对江南文化的界定、言说不可胜数，而且由于观察角度与价值立场的差异所造成的歧义与矛盾也层出不穷。而所有这些阐释与矛盾，可以说都是由于对话语、语境与主体的‘合法性’的追问付之阙如造成的。”（刘士林：《中国话语：理念与经验》）具体到江南文化语境，可从原始发生与精神本质两方面进行探讨。

从原始发生的角度看，在江南文化起源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黄河文化语境”。它根源于我们熟悉的“黄河是中华民族摇篮”，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相关区域文化的认识与判断，均以作为黄河文明核心的齐鲁文化理论谱系为基本语境。但由于黄河文化叙事的核心是“政治—伦理”原则，而江南文化的精髓在于“审美—诗性”精神，所以，以前者为文化语境解读后者，结果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或适得其反的。如古代道学家一讲到江南民风便嗤之以鼻，以至于古代色情小说也主要以江南的苏、杭作为发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江南文化的真实精神与感性形象，也相当严重地干扰了人们对江南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如果说，江南文化在发生过程中确系黄河文明传播而来，以黄河文化语境研究与阐释江南文化，自然无可厚非。但在实际上，正如李学勤指出，一元论最根本的问题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而当代考古学的大